



## 悠悠泮池水青青

□白本

大儿子上小学了,读的是如师附小,那也是我的母校。

入春后的新学期,每日中午接送孩子的任务,成为我雷打不动的心必修课。母校好比老友,我很熟稔。周遭的建筑已有巨变,不过谈及路线,我了然于胸。电瓶车骑到南门桥,我不像大多数家长选择大路向北,而是掠过抗战纪念馆,循着外城河,继续东行四五十米,随即拐入一条窄巷。行至巷尾,半圆的泮池、高大的校门,赫然入目。

日复一日,我穿巷而过,乐此不疲,究其缘由:一则更为便利,可以规避红绿灯;二则热衷逐水前进。家乡如皋,旧名“雒水”,因水而名,靠水而富,循水而美。大抵是运盐、安全的需求,从唐朝到明朝,一代又一代的如皋人,断断续续修完内外护城河。两条城河,外圆内方,将如城勾勒成一枚古钱,寓意着阴阳调和,憧憬着富裕安宁。

泮池位于附小大门前,属于内城南段中的一节。鸟瞰古城,内外城河像两条白练,嵌入皋地。泮池像一颗夺目的半月状翡翠,挂在白练上。冰泮发蛰,百草权舆。中午的暖阳,洒向泮池。两岸的石壁又高又大,网格状的黄石,斑驳发光。陷入其中的泮水,青青的,柔柔的。东风徐来,似蜻蜓点水,波纹随着风,追着光,闪闪烁烁。金色的石,绿色的水,从外形到内涵,泮池都像一册“金镶玉”古籍,经过岁月磨难,重新修复,光彩依旧。

池水的东西两侧是文德桥、武定桥。桥上镌刻着一片片白色浮雕,叙述着文臣武将的科考故事。桥下是彩虹形的桥孔。孔中的泮水缓缓地流淌着。泮池向

西,河畔夹岸,杨柳依依,芳草萋萋,流水潺潺。水面作纸,草叶调色,树木为笔,绘出一幅写意的《春景倒影图》。风过浪静,倒影像一面美妙神秘的镜子。镜子的外头是我,镜子的里头浮现出一幕幕悠悠往事。

约在1987年,一位老太太挽着我的小手,领着我去附小报名。她是学校西侧印刷厂的老厂长。作为印刷厂的亲属子女,我顺利入校。也许我太小了,抑或没有见过世面,从第一次见到附小的操场,总感觉很大。其实那块泥土地也就半个足球场大小,中间竖着高高的旗杆,顶上的红旗,迎风飘扬。操场尽头是相间的水泥花栏和一栋连体的四五层教学楼。楼房中间是一个大通道,直达成成殿。

说起学业,人家是三好生,我是“三不生”:不慌不忙、不思进取、不务正业。结果,小学五年时光,我一直“跛脚”,数学挺好,语文成绩一直“七上八下”——彷徨于七八十分之间。我的愧怍就像被蚊子叮了下,仅仅局限于拿卷子的十多分钟。课间很快乐,攀谈声、嬉戏声、喧闹声,融为一体。操场成为我的小舞台。《少林寺》《武当山》《侠女十三妹》等电影、电视剧热播后,我满腔热血,一心做起武侠梦。于是每每课间,我爱和同学“练武”,握紧拳、扎马步、飞边腿,都不在话下。一回,我潇洒地练习飞边腿,冲刺、腾空、滑翔、出脚,不好“呼”的一声,踹在一棵松树上,又“嗞”的一声,裤裆裂出一条长线。一片哄笑声中,我满脸绯红。班主任将我带到办公室——大成殿里,教育了一番。那是我初次走进大成殿,里面的楠木柱子又高又大。从老师的口中获知,大成殿是明代老

建筑,成为如皋文庙建筑群唯一的幸存者,用于供奉大儒、乡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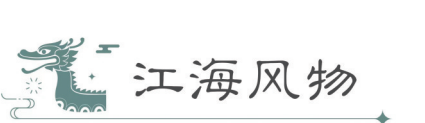
大成殿像一位历史老人,直面着泮池,也守护着泮水。我的欢乐时光,更离不开泮水。我家住东门,放学的路线千篇一律:沿水东行。两三里的路程,布满童年的欢乐。一出校门,泮池北侧沿至两桥间,摆满了零食摊、文具摊、旧书摊。人声鼎沸中,各有各的乐趣。我的最爱是鱼皮花生,一分一个。嚼着香香脆脆的鱼皮花生,经过冒家巷口,沿着如皋师范的北围墙,望着对岸黄墙绕水的定慧寺,踱过两座桥,便瞧见家了。

走过千百回的老路,直到三四十年后,我痴迷乡史,才逐渐明了那条路是如皋近代教育史最为重要的一段。1901年,如皋籍翰林、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文家沙元炳筹资,创建“如皋公立高等小学堂”(今如师附小),翌年又办“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”(今如皋师范)。1910年,小学迁入学宫内,临近师范。两所学校,一脉相承,同命运,共呼吸。沙先生一生推崇乡贤——北宋大儒胡安定,将“真实”两字定为两校的校风。“真实”内涵丰富,其中真诚表达内心的意愿,便意味着开明。由于沙先生的开明,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两校点燃。我从宝贵的《平民声》中读到一则史料:1923年8月,南通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——吴亚鲁烈士从南京出发,绕道上海,甩掉跟踪的敌人,于15日下午赶至如师附小,出席第一届平民社年会。沙元炳先生脚疾,委托友人陈端参会。会上,陈端慷慨激昂,发表演讲,支持平民运动。如师附小的红色情缘,何止于此?2013年,我陪同寿登耄耋的新四军老战士洪炉

游览附小。他渴望再看一眼大成殿。1945年底,他在如皋参加革命。彼时,大成殿、人民剧场常常表演革命戏剧,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茹志鹃参演的《甲申记》。大约半年后,国民党欲要侵犯如皋,正在大成殿后面看戏的洪炉,本已打起瞌睡,突然被战友唤醒,随军北撤。附小大成殿成为革命年代洪老在如皋的最后一站。

话回泮池,我获新知。那是一张摄于百年前的黑白照片,名为《如皋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职员学生摄影》。上百名的学校师生,整整齐齐地伫立在校门前方,面朝泮池。旧时建筑,令人震撼。泮池边的石栏很是精巧,每段之间,上有圆柱刻石,下有两个对称的镂空,似方似长。近水石壁,则由一块块长方形石砖砌成。泮池右上方有一座南北走向、飞檐峭壁的牌坊,一墙之隔是校园内一座六角亭。亭子上下两层,尖尖顶,翘翘角,若是只看一面,仿佛一只正要展翅飞翔的丹顶鹤。喜欢这张照片的还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。去年,他来如参观沙元炳纪念馆。看到此照,他兴致勃勃地向其他嘉宾及领导们讲解泮池的内涵——在古代,跨过泮池的人,意味着已是秀才了。

红色的校史,青色的泮池,古色的建筑,如师附小辉煌过如皋的建筑史,见证了如皋的革命史,传承着如皋的教育史。古人要考中秀才后一个甲子,才会重游泮池,而我日日可赏,真是幸运又幸福。



## 钢笔

□程太和

我英语成绩不好,1982年参加高考时,英语只得了25分,那年高考英语分数以70%计入总分,我英语计入总分的分数是17.5分。但我至今还记得几个单词,钢笔的英语是pen,圆珠笔是ball pen,铅笔是pencil。现在人们使用的书写工具是新式圆珠笔,俗称水笔,又称走珠笔,用钢笔的人很少了。

百余年来,钢笔实际上是最普遍使用的书写工具,英语里的圆珠笔、铅笔都是与pen组合的。但起初的钢笔与中国的毛笔一样都是蘸墨写字的。1884年,美国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路易斯·爱德森·华特曼改进了从前无法控制墨水流动、容易漏墨的笔舌,发明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钢笔。这种笔的笔端可以自由拆卸,墨水用一个小小的滴管注入,书写、携带就方便多了。20世纪初,圆珠笔诞生,但钢笔在六七十年代前都是首选的书写工具。虽然在二三十年代不少人还是喜欢用毛笔,但也仅是在华人圈而已。曾几何时,钢笔就是一个人有文化的象征。有一个相声就夸张地说,上衣口袋挂一支钢笔是小学生,两支是中学生,三支就是大学生了。过去,一支钢笔价格低的七八毛钱,中等的一两块钱,而当时农民一个劳动日10分工只能挣三四毛钱,要几个劳动日才能赚上一支钢笔的价钱。穷人的孩子读书写字很不容易。据相关媒体刊载,四十年代末,西方国家流行派克五十一系列钢笔,售价是12.5美元起,相当于今天的130美元。这130美元如今可买到普通的14K金笔。20世纪末,随着圆珠笔工艺改良,价格持续走低,继而圆珠笔(水笔)风行,钢笔逐渐式微,以至一般场合都无人使用。钢笔似乎已像怀表一样成为收藏家搜求的古董了。

我对钢笔是很有感情的,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在农村初中读戴帽子高中(设在初中里的“高中班”),学校搞作文竞争,作文题目是《冬天里的春天》,那次我竟碰巧得了二等奖,奖品就是一支钢笔。对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,上学得了一支钢笔是件很开心的事。我在银行学校上学,学校办了一个校报叫《山风》(学校在南京江浦县城北门的“炮头山”上,现与南京某高校合并),我积极投稿,年底评选为优秀通讯员,奖品是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。参加工作后,我被聘为《江苏保险》杂志特约通讯员,多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,奖品同样是笔记本、钢笔之类的书写工具。

书写工具也有点像时装,每个时代都流行独特的内容和式样。现在是一个流行水笔的年代,也许若干年后,钢笔不断改进、不断创新,糅合新的元素之后,又要复古了。



顾影逗轻波

## 千年范公堤

□姜子国

范公堤穿骑岸小镇而过。

其实我看到的只是一条公路,路面铺着柏油,在太阳的光照下,反射出白色的光。

骑岸,骑,跨坐,有兼跨两边之意,岸者,江河湖海水边的陆地。我咀嚼着这地名的含义,也想寻点“岸”的踪迹,“岸”在哪里?我知道,“岸”就埋在柏油和沙石下,成了公路坚固的基础。午后,初春的街道上,有点清凉,南北向的街道,不时有汽车疾驰而过。我趑转到一边的古巷,巷子一直向东延伸,貌似一下穿越到古代,我站在一幢二层木结构的古宅前,那屋子的檐头有点破损,但门窗上雕刻精美的花纹依旧清晰,窄小的青砖抹上白灰砌的山墙特别有层次感,小巷内杂居院落还很多,这里还保存着几百上千年的古风古韵,让人欣慰,置身于幽幽的环境中,思绪游走历史的走廊里,浑身有通透的快感。小镇上的人很健谈,说起老街,如数家珍,脸上满满的自豪感,从他们的闲聊中,我知道,正是因为范公堤修筑,来此定居的移民增多,堤两侧渐成交易集散地,店铺密集,形成了集镇。

从宋代天圣二年(1024)始挖土筑堤算起,至今已有一千年,其时,海岸线已东移上百公里了,沧海桑田,曾经的胡逗洲、南布洲、扶海洲都涨接在一起,连成好大一块江淮平原,人们依然没有忘记范公堤的历史功绩,更没有忘记主持修筑范公堤的那个人,他一直被惦念,他的名字在人们的记忆里始终亮堂着。

我是因为那篇《岳阳楼记》,知道范仲淹这个名字。我喜欢“长烟一空,皓月千里,浮光跃金,静影沉璧”等描写景致的句子,悄悄摘录下来背诵,但老师却偏爱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这句话,把讲授的重点放在对这句话的阐释上,一遍又一遍,讲得满脸涨红,唾沫星子飞溅,末了问,你们理解了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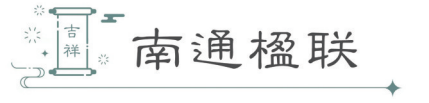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,我似懂非懂,一如我后来对范仲淹主持修筑海堤之事感到不解一样,这位文学大咖怎么会和海堤扯上关系了呢?

我翻阅历史书籍,原来,早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,就是管盐务的官儿。在衙门里,此官虽不大,也算是一个肥差呢,即使不贪不捞,靠着丰厚的薪酬,足以过上悠游的生活。谁知他的行为很另类,偏不坐安乐椅,天天下海滩,在盐灶边转悠,和盐民们拉呱,好得称兄道弟。那是一个雨季,海潮被狂风暴雨推上岸来,层层叠叠的波浪翻滚,吞没了盐灶和盐民,那一刻,他一定是痛苦万分,都是好兄弟呀,家破人亡了,痛定思痛,他上书,要修捍海堰,挡海水于堰外。可是他官职小,而且修堤筑坝之类事儿也不属他管,便同僚指着他的鼻子道:“你越职上书,这是你管的事儿吗?”他回敬说:“我是盐监,百姓有的死了,有的逃难去了,我能不管?筑堰挡潮,就是我分内之事!”这段对话写在历史书里,翻阅时却更具画面感,那种凛然正气和担当跃然纸上。后来修捍海堰之事顺利,泰州知州张纶支持他,奏请朝廷批准修筑捍海堰,由此,范仲淹的身份也

立马由盐仓监变成了修筑捍海堰的总指挥。他大展拳脚,四年中,指挥沿海四州乡民四万余人,寒来暑往,手挖肩扛,一条堰长140余里,堰基宽10米,高5米、顶宽3.3米的捍海堰终于修筑而成。捍海堰修筑后沿海乡民受益自不必说,而此举更具示范效应,后来朝代更迭,但修筑捍海堰成了沿海地方官员共识,他们在宋代捍海堰基础上不断加高加宽或修筑新堤,通州知州狄遵礼率众在古横江南筑堤,自石港经西亭、金沙向东至余西。海门知县沈起又筑堤自余西至吕四,历代所筑的捍海堰北起阜宁南至吕四,长达582里,后人为纪念范仲淹,所筑的堤统称范公堤。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工程,堤外,海被生生挡住了,由狂暴变得温和;堤内,百姓农灶受其利,物阜民渐丰,其后,沿范公堤两侧又催生出一个个集镇,犹如明珠般耀耀,在众多明珠里,骑岸镇也是闪亮的一颗。

在骑岸小镇南街的闹市口,耸立着一座纪念碑,纪念碑由台阶、碑石、塑像三部分构成,塑像高八米,周身古铜色彩。在碑身阴面大理石贴面上,有骑岸镇人丁宪明先生撰写的碑文。阳面大理石贴面上,镌刻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名言,傍晚,在金色霞光映射下,14个草体字洒脱、飘逸、大开大合,如玉龙狂舞,如银花飞溅。瞬间,我脑海中忽闪出老师当年讲课时的样子,那种忽如狂草般激动的心境,终于在这一刻,我感悟到了。

一个人和一道堤,千年不倒,人,千年传颂。



## 南通联家 镌刻悬挂作品选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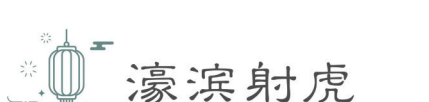
海安慈善文化公园石碑  
行善助人,声蜚江海;施泽舍己,德耀中华。(储长林)  
南通市文联大门  
塔影漾波,开儒风雅韵;春兰秋菊,纳墨客骚人。(冯新民)  
南通五里树公园法治栏  
养善倡廉,且扬律法且扬德;  
惩贪反腐,不负人民不负心。(黄俊生)  
南通城市绿谷篆刻阁  
挥麈而谈,外出马班,难有文章来佐酒;  
雕虫之道,远追秦汉,从无金石去随波。(徐俊杰)  
南通濠西书苑大门  
天下通州有二,数十里濠河,风骚独领;  
人间胜境无双,润一城景色,锦绣大成。(叶炳如)  
通州忠孝文化园牌坊  
节义著千秋,乾坤尽忠崇贞气;  
敦仁承一脉,江海长绵孝悌风。(徐勇俊)  
南通五里树公园  
杨柳两行,春融莺燕藏明月;  
水天一色,秋映亭台醉彩云。(吴桂林)  
南通城市绿谷张謇水利馆  
临风披晓月;抱石镇江涛。(陶汉清)  
如皋水绘园  
三径雨香,隐玉如霞,画舫抚琴邀明月;  
一园水绘,影梅流韵,雕栏洗钵宴清风。(刘聪泉)  
通州三余中学不易楼  
板凳九年,方成大器;菜根三味,再治小鲜。(王建庆)  
海安蓉和怡心园虫二轩  
墨迹长凝金石气;文心自有汉唐风。(杨艳蓉)  
陈桥街道仁和小区长廊  
仁雨濡春,花红柳绿春无限;  
和风送福,乐业安居福有余。(曹菊蓉)  
南通市竹行小学四君子长廊题联  
傲雪凌霜君子气;超凡脱俗状元风。(季华江)  
海安蓉和怡心园仲子广场牌坊  
德望长留,先祖英风存大节;  
仪型宛在,后人壮志继前贤。(陈昌年)  
海安蓉和怡心园笃行堂  
博学笃行怀远志;崇仁尚德续嘉风。(孙晓冬)  
陈桥街道仁和小区  
康续家风,敦邻睦友;传承祖训,敬老孝亲。(曹璟如)  
南通市竹行小学至善楼  
看节节拔高,童心织梦;天天向上,壮志凌云。(周再均)  
海安蓉和怡心园藏书斋  
清风欲检三都赋;明月常窥四库书。(耿海华)  
南通市竹行小学校史室孔子像联  
行仁礼诸生范;立德立言万世师。(陈锦湖)  
陈桥街道仁和小区长廊  
草长莺飞,好树芳菲香五里;  
席回路转,春风骀荡暖千家。(李建东)  
(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)



## 八字还不曾见一撇

□黄步千

八字还不曾见一撇:喻事情一点眉目还没有。八更八点:随便到什么时候,哪怕再长的时间。分门:有好处、收益、希望、奔头。羊肉没吃到,弄了一身的骚,偷鸡不着撵把米:都是亏本生意。着数:考虑之后,定分寸,拿主意。养种像种,敬蛎子像蝗虫:遗传因子的作用。关口:关键的地方。关会:叮嘱。关日子:花样、门儿。兴颠颠的:兴致高,不怕累。单零单:有独独、偏偏的意思。也可解释为:形单影只、孤零零。前后脚:前面抬脚刚走,后面一脚跨进。前首:前些时候。



## 南通灯谜史话(四)

□顾斌

武陵陈锐(1861—1922)著有《蓂莪斋谜语》载《青鹤》杂志,录范当世一谜:“界”字,射左传二句“艮首艮尾,身其余几”,以离合法解之。范当世(1854—1905),字无错,号肯堂,通州人,文学家,著有《范伯子诗文集》。陈锐文中江润生者,为谜家江云龙(1858—1904),安徽合肥人,光绪十六年(1890)进士,曾任通州花布厘捐知府。

据袁采之口述《如城过去的戏园子》(《如皋文史》第6辑),清末如皋开设过大型戏园子兼茶馆,名叫阳春茶园,在1913年秋,主人为了招徕顾客,吸引名流饮茶、赏菊,有时还贴出灯谜征射,可见园主经营之工于心计。

1913年,陈葆初等人创《通海新报》,有“灯谜候教”,并无赠品,聊博一笑。

1914年,南通创刊《学友杂志》,为学生读物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预科生龚辰悬谜其上,以“千乘之国,摄乎大国之间,加之师旅,因之以饥馑,由也为之,比及三年,可使有勇,且知方也”打一人名,原底为“许巩固”,揭晓时有合其意,射做“徐世昌”列中,盖“比及三年,可使有勇”,非徐其世而始得昌耶!

1923年《常熟医学会月刊》,如皋严禹门、陈霭堂有射虎之戏,谜题均与医药有关。严禹门,字笑鸠,报人,曾任《如皋白话报》主笔、《皋鸣报》发行人、《如皋医学报》编辑等。陈霭堂,字爱棠,如皋县中医医学公会发起人之一。

1929年元月,钱南扬将新出之《谜史》寄赠魏建功。魏建功(1901—1980),如皋第十五区西场(今属海安)人,语言文字学家。魏建功与钱南扬为北大国文系同学。魏建功收到《谜史》后,查阅资料,进行了批阅校改。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